

中法馬尾海戰

李天鳴

清光緒十年七月上旬，中法兩國在馬尾爆發一場海戰，本院藏有關於是役的若干文獻，如奏摺、奏摺錄副、附圖及《閩江觀戰記》等，筆者即參考上述文獻以及其他相關研究成果，撰寫本文。

中法戰爭爆發

十九世紀，法國侵略越南。光緒九年七月（一八八三年八月），法軍進佔越南首都順化，強迫越南簽訂〈順化條約〉，宣佈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，並準備從越南進窺中國。清廷派兵進入越南北部的北圻援助越南。十一月（一八八三年十二月），法軍向北圻的清軍展開攻擊，中法戰爭爆發。北圻之戰，廣西巡撫唐炯（一八二九～一九〇九）、雲南巡撫徐延旭（？～一八八四）措施失當，清軍大敗；到了光緒十年

（一八八四）三月，紅河三角洲上游全部陷落。四月，中法兩國簽訂〈天津草約〉（中法簡明條約），清廷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，並撤退北圻清軍。閏五月，法軍進到諒山，意圖接收，清軍尚未接到撤防命令，拒絕移交，雙方再度爆發戰鬥，清軍擊敗法軍。同月，法國要求清朝從越南撤軍，並賠償軍費。清廷拒絕賠款。六月初七日（七月二十八日），清朝全權代表曾國荃（一八二四～一八九〇）開始和法國公使巴德諾（Julien Paulsen des Noyers, 1845-1925）在上

海談判。十三日（八月三日），談判破裂。

六月十五、十六日（八月五、六日），法國艦隊進攻基隆，被福建巡撫劉銘傳（一八三六～一八九六）擊退。接著，法國決定將攻擊目標改在馬尾，企圖擊潰清朝福建水師，控制臺灣海峽。

馬尾中法艦隊對峙

馬尾港位在福州東南約四十里閩江和烏龍江的匯合處。閩江經由福州向東南流，匯合烏龍江，然後向東北

流入大海，從烏龍江匯合處到閩江口的一段俗稱馬江，又名馬尾。馬尾港是天然良港，港闊水深，可以停泊大型船艦，是清朝福建水師的基地，並設有造船廠（船政局）和海軍學校。從馬尾至閩江口有三十餘公里，沿岸形勢險峻。馬尾以下，兩岸有員山寨、田螺灣、閩安鎮、南岸、北岸、過嶼等六座炮臺，閩江口則有長門、金牌兩座炮臺南北對峙。

早在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（七月十三日），法國軍艦兩艘以遊歷為名，駛入閩江口。此後，法軍水師提督孤拔（Anatole-Amedee-Prosper Courbet, 1827-1885）率領軍艦陸續駛入閩江口，抵達馬尾港停泊。這是依據以前的中外不平等條約，法艦有權進入馬尾停泊。當時，福建方面有人主張根據萬國公約進口軍艦不得超過兩艘、停泊不得超過兩星期的規定，如違反即將法艦驅逐出口。但清廷寄望而沒有同意，並下令不許由清軍挑起釁端。到了六月，法艦進入閩

江口的已經有十艘，部分停泊在馬尾港。清朝福建海軍的艦艇也和法艦相對停泊。這時清廷中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（一八二三～一九〇一）堅決主張和談。在福州的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佩綸（一八四八～一九〇三）、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（一八三七～一八九一）等稟承李鴻章的意思，命令清軍不准先行開炮，違者雖勝亦斬。

七月初，停泊在馬江的法軍軍艦已有十艘，其中八艘停泊在馬尾港，兩艘法艦在金牌、瑄頭一帶，保障後路安全。馬尾港中，法艦五艘停泊在羅星塔以西和西南，包括孤拔的旗艦「窩爾達」號（Volta）（一三〇〇餘噸巡洋艦）和兩艘魚雷快艇（四十五號、四十六號），三艘巡洋艦則停泊在羅星塔南方。港中福建海軍的新式艦艇共有十一艘，揚武（旗艦、一五〇〇餘噸輕巡洋艦）、伏波（一二〇〇餘噸炮艦）、藝新（二四〇餘噸炮艦）、福星（五一〇餘噸炮艦）、

福勝、建勝（兩艘都是二五〇餘噸鋼鐵炮艦）、永保、琛航號等八艘停泊在法艦西方。永保、琛航號是商船改裝的武裝運輸艦，一三〇〇餘噸，各裝備數門火炮，搭載將士一五〇人，意圖撞擊敵艦後，躍上敵艦，使用短兵殺敵（這是舊式戰法）。振威（五七〇餘噸炮艦）、濟安、飛雲號（兩艘都是二二〇〇餘噸炮艦）三艦停泊在海關北方，和羅星塔南方的三艘法艦對峙。此外，清軍還有福建水師舊式戰船二十一艘停泊在羅星塔、馬尾岸邊一帶，漁船二十餘艘則參雜停泊在舊式戰船之間。福建海防事宜大臣張佩綸、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兩人在船政局坐鎮指揮，閩浙總督何璟（一八一八～一八八八）和福建巡撫張兆棟（一八二〇～一八八七）則駐紮福州。此外，馬尾也停泊許多等待觀戰的英、美等外國軍艦。

海戰爆發

七月初二日（八月二十二日），

法國政府電令孤拔消滅清朝福建海軍。孤拔決定次日下午退潮時展開攻擊。同日，閩浙總督何璟聽到風聲，電告張佩綸。張佩綸以照會未至，遲



閩江馬尾海戰潮汐圖 縱32，橫32公分 故機1300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圖中紅色為清艦，藍色為法艦，未設色為英美等國觀戰船艦。

忙放下兩艘小艇，坐上小艇逃亡。坐上小艇的，則紛紛跳入水中。只有管駕許壽山率領部分將士仍然堅守崗位。不久，清軍逃兵的兩艘小艇也被炮彈擊中而沉沒，許多清兵溺死。同時，在羅星塔南方的法軍榮歇度魯安 (Duguay-Trouin) (三〇〇〇餘噸)、維拉耳 (二〇〇〇餘噸) (Villars)、得士丁號 (d'Estrating) (二〇〇〇餘噸) 三艘巡洋艦也向它們左側的濟安、飛雲和振威號攻擊。清艦尚未砍斷錨繩，就都被砲彈擊中。振威管駕許壽山 (一八五二—一八八四) 在望臺下令砍斷錨繩開砲還擊，錨繩剛剛砍斷，法艦的第二輪砲彈全部集中射向振威號，包括快速的機關砲。振威號船身中炮無數，狀如蜂巢，船身傾斜，將要沉沒。許壽山命砲艇向前衝，意圖衝撞前方的法艦得士丁號，即將接近時，側面的法艦維拉耳號發射機關砲向振威號攻擊。許壽山中炮倒地，接著振威號鍋輪被擊中，隨即沉沒。濟安和飛雲號錨繩尚未砍斷，經過法艦數次炮擊，

疑不決，因此未將此一消息通知艦隊指揮官、揚武號管帶 (艦長) 遊擊張成 (生卒不詳) 以及各艦管帶。

初三日 (八月二十三日) 清晨，法將孤拔在旗艦窩爾達號升起信旗，通知所屬艦艇下午開戰。但是，清艦並未注意。清軍不知道戰期已經迫在眉睫，仍然「談笑遊戲，略無警戒之狀」。上午十時，法國駐福州副領事向閩浙總督衙門致送開戰照會。十點後，閩浙總督何璟接到照會，何璟發電通知馬尾。馬尾還在翻譯電文，張佩綸、何如璋尚未通知福建海軍艦隊，而法艦已經開砲。

下午一點五十六分，法軍凱旋號裝甲巡洋艦 (Triomphante) (四〇〇〇餘噸) 抵達羅星塔南方，孤拔下達攻擊命令。法艦立刻向清艦開砲。清艦尚未起錨，琛航和永保號就被法艦第一排砲彈擊中，首先沉沒。其中第一艘沉沒的時間是一點五十六分十三秒。伏波和藝新號，船首尚未轉向敵人，也被法艦擊成重傷。

法艦開砲後，清軍旗艦揚武號才

二艦便中彈起火。飛雲督帶、副將高騰雲 (生卒不詳) 親手發射大砲還擊，忽然飛來一顆砲彈，高騰雲腿被打斷；接著又飛來一顆砲彈，高騰雲便被炸飛落入水中而死。隨後，飛雲號起火沉沒，濟安號則在起火後漂往下游沉沒。

福星號的戰鬥

揚武號沉沒後，法將孤拔率領窩爾達以及蝮蛇 (Viper)、阿士比克 (Aspic)、野貓 (或譯豺狼, Lynx) 三艘砲艇 (都是四七〇餘噸)，逆江上駛，繼續攻擊清艦。已經重傷的清艦伏波和藝新號急忙向上游逃遁，法艦緊緊追逼。不久，法艦停止追擊，而轉向船政局開砲。伏波和藝新號駛到上游的林浦 (福州東南二十餘里) 擱淺，後來兩艦自沉，以便阻塞航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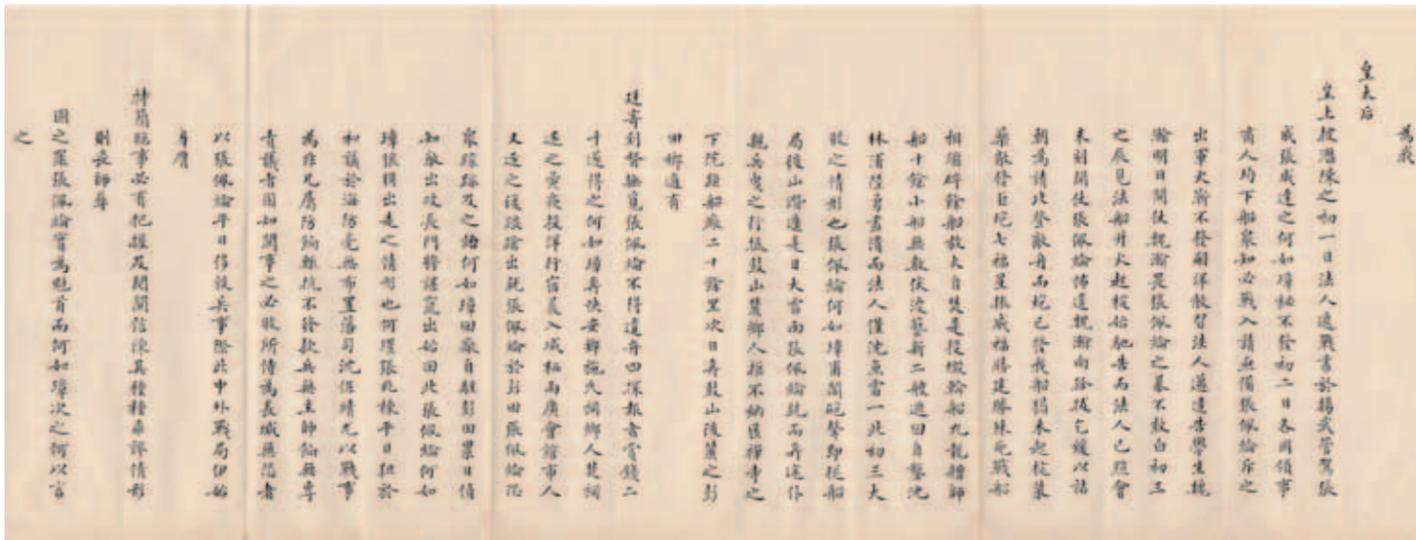
揚武被擊沉時，清軍福星號 (五一〇餘噸) 砲艇斫斷錨繩，意圖前往救援，已經來不及。福星管駕陳英 (生卒不詳) 站在望臺指揮，傳

用尾炮還擊，其間相距才一瞬間。這時，兩軍「交相砲擊，山鳴海立」；開砲和爆炸的聲音如同萬雷作響，「硝烟迷離，咫尺難辨」。揚武號的砲彈擊中窩爾達號的船橋，炸死法軍六人。同時，窩爾達號旁邊的四十六號魚雷艇朝揚武號衝過去，用魚雷擊中揚武號，揚武號在一聲大爆炸和煙霧中沉沒。這時是一點五十六分四十四秒。清軍沿岸各砲臺也開砲和法艦交戰，並將四十六號魚雷艇擊成重傷。揚武號沉沒時，管帶兼艦隊指揮張成搭乘小船逃往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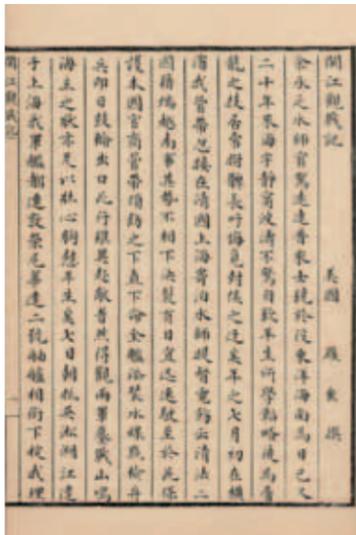
羅星塔南方的戰鬥

法軍艦隊開火時，法艦凱旋號首先向羅星塔一處砲臺射擊，砲臺被擊中，砂塵飛散，守軍四散逃竄。凱旋號的管帶 (艦長) 站在柁樓上，英姿煥發，下達命令的響亮聲音，連附近的美艦官兵都聽得到。接著，凱旋號向振威號射擊，但砲彈掠過振威號的船尾，落入水中，聲勢兇猛。振威號上的若干清兵，大為恐慌，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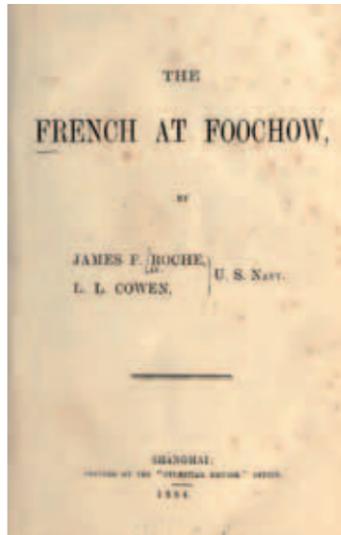
令開砲攻擊敵艦，並激勵部屬報國，有進無退。接著，福星號向敵陣衝過去，並貫入敵陣。福星號一面前進，一面開砲，但船小砲小，接近不了敵艦，而砲彈又難以命中敵艦。下午二時八分，福星號抵達羅星塔下方，向法艦榮歇度魯安號開火，但瞄準不夠精確，所發射的砲彈都越過法艦，落在陸地的高地上。法艦也開砲攻擊福星號，福星號被擊中。這時，福勝、建勝號兩艘鋼鐵砲艇 (二五〇餘噸) 向前支援福星號。但這兩艘砲艇只有艦首裝備火炮一門，船小而速度又快，只能從遠處開砲。福星號隨即陷入法軍三艘軍艦的圍攻之中。不久，陳英被砲彈擊中，在望臺身亡。三副王漣 (生卒不詳) 開砲奮勇作戰，也被砲彈貫穿胸膛而死。船上屍骸枕藉，官兵依然力戰不退。接著，榮歇度魯安號用開花彈擊中福星號火藥庫，轟然爆炸，福星號便沉入水中。接著，建勝號也被法艦擊沉，管駕林森林 (? (一八八四) 中彈殉職。呂翰 (一八四九—一八八四) 督



翰林院編修 潘炳年等奏 《奏報張佩綸何如璋玩寇、遺逃等情事奏摺》（27折 局部） 故機1300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此摺詳細記述了中法雙方交戰的情形和張佩綸、何如璋二人的行蹤。



閩江觀戰記書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The French at Foochow 加州大學圖書館藏

帶福勝、建勝在船上，親自發射巨砲，雖然身中彈傷，仍然奮勇轉戰，最後被砲彈擊碎殉職。這時，福勝號船尾已經中彈起火，仍然開砲猛烈攻擊敵艦。管駕葉琛（？）一八八四）正在望臺指揮，忽然一顆子彈飛至，貫穿他的面頰，他倒地後又跳起身來，傳令裝砲，接著又中了多顆子彈

殉職，最後船也被擊沉。

舊式戰船的戰鬥

下午二時二十五分，船政局船塢爆炸，這是由於法艦的炮火擊中清兵所裝設的地雷所引起的。接著，有三艘清軍舊式單桅帆力戰船從煙霧中駛出，順流而下，滿船都是火燄，船上依然懸掛著黃龍旗。一艘抵達距海關二英里處沉沒，一艘抵達羅星塔沙洲擱淺，接著火燃燒到火藥庫，爆炸沉沒。船上水手都手持木板跳入水中，約數百人。英艦和美艦放下小艇加以救援，但依然有很多人溺死。

午後四時，砲聲逐漸微弱，由於陸上砲臺的清軍士氣逐漸沮喪不振，而法艦的砲火尚未停止。忽然，只見一團火塊從上游衝下來，轟轟烈烈，勢如噴筒。原來是清軍所施放的火攻船。火攻船即將接近一艘商船時，法軍派遣一艘小輪船急速前進靠近火船，用長竿予以撐住，將它移轉方向，向江心駛去，火船傷不到其他艦船。是役在旁觀戰的一名美艦「遠

達普萊士」(Enterprise) 號艦長羅畢(James F. Roche) (《閩江觀戰記》(The French at Foochow) 之作者) 說：「中國人自古以火攻名，今尚稱利器，欲用之以當鐵甲堅艦，而其技止於此，可直一噓！」

六時，法艦使用小輪船裝載快速砲，攻擊逃匿在羅星塔背後的清軍舊式戰船。原先，清軍數百人用小艇載滿火藥、煤油，準備燃燒轟炸法艦。清軍也點燃數艘火攻船和法艦對抗，但全部被法艦擊沉。只見法艦施放一砲，清軍戰船便中彈爆炸沉沒一艘。一瞬間，清軍舊式戰船便毫無子遺。清軍其他準備火攻的小艇，大多尚未接近法艦，就被法艦從遠處擊中爆炸沉沒。

七時三十分，一艘清軍舊式戰船在下流起火漂流，法艦也加以擊沉。這時，折斷了的檣桅，損壞了的船隻，不斷的順流而下，其間有的伴隨著溺水的士兵。美艦不管是清人、法人，全部加以救援上船，救活了數百人。當揚武號被擊沉時，有一艘魚

雷艇從上流駛來，停泊在美艦遠達普萊士號左舷。原來是法軍四十六號魚

雷艇。艇身被清軍砲彈洞穿，如同星點。船上血骨橫飛，非常慘慘。美艦派遣醫官上船，見到船甲板上有人，全部負傷，兩人特別嚴重。醫官進入船艙，艇長躺在床上，用布貼住右眼，滿身是血，臉色蒼白。醫官將艇長的傷處改換了繃帶，說：艇長和兩名水手傷勢嚴重，將他們移往美艦上，如何？艇長回答說：他是艇長，生死應當和本艇一起。兩名重傷水手也說：他們生死進退，要和艇長一塊。美艦艦長羅畢讚歎法軍魚雷艇將士說：忠義壯烈如此，真是可以和振威艦長媲美一時！

黃昏，陸上砲聲稍微減低，由於陸上砲臺遭到法艦轟擊，守軍大半棄壘逃走。法艦的攻勢也稍緩和下來。船政局方面，煙焰冲天，海有大爆炸聲。夜色降臨時，煙硝仍然未散，兩岸民房起火，一直延燒不停，數里之間，火光照射江面，如同白晝。是夜，法軍實施戒嚴，連夜繼續

施放艦炮，至次日凌晨四時才停止。

船廠和砲臺

七月初四日(八月二十四日)上午十時三十分，法艦窩爾達、阿士比克、林克斯號乘漲潮逆江而上，用艦砲轟毀福州造船廠，船廠變成一片瓦礫。船塢也中彈爆炸。當時，提督黃超群(生卒不詳)、道員方勳(生卒不詳)、都司陸桂山(生卒不詳)率領所屬軍隊駐守船廠一帶，也使用槍砲和法艦互相攻擊。當時，黃超群等所屬清兵，有的仍然駐守船廠，有的潰逃，有的逃到學堂乘機搶掠。

初三日戰爭爆發時，在閩江下游保障後路安全的兩艘法艦也向瑯頭的清軍營壘開砲攻擊，清軍也開砲還擊。

初五日，法軍意圖進攻閩安鎮(馬尾東北三十里)，先派遣軍艦三艘前往閩安偵查。在羅星塔、閩安之間的田螺灣和北岸砲臺一帶的廣勇已經全部逃遁，閩安新鎮砲臺的桂勇開了數砲，南岸砲臺接著開砲，法艦便

撤退。是夜，法艦一半停泊在羅星塔，一半停泊在田螺灣。是日（初五日），法軍一艘軍艦進入閩江口，駐守長門的將軍穆圖善（一八二三—一八八七）命守備康長慶（生卒不詳）開砲，擊中法艦，法艦負傷離去。

初六日，法艦轟擊田螺灣、閩安、南岸、北岸炮臺。田螺灣、南岸、北岸炮臺都被擊毀。法艦圍攻新鎮炮臺，彈如雨下，守軍潰散。接著法軍上岸，將炮臺洋炮抬走，而將鐵炮推倒擊碎，然後上船離去。

初六日夜，法艦使用探照燈照向長門、金牌炮臺，展開炮擊。穆圖善督導守軍還擊。法艦發射如雨般的機關炮，炮臺守軍有逃跑的。初七日，法炮繼續攻擊。法艦向長門、金牌開炮一天兩夜。初八日，法艦攻擊得很緊急，張得勝（生卒不詳）、康長慶等領兵死守。法兵搭乘小船在長門炮臺附近登陸，清兵槍炮齊發，雙方各有傷亡。副將洪永安（一八四四—一九一一）率領清兵向法軍衝擊，打死許多法兵，擄獲法軍火炮二尊以及釘炮剛鎚、炮彈等二箱。清兵又用劈山砲擊沉法軍中型艦艇二艘。登陸的法軍退回船上。法兵又從金牌炮臺附近登陸，抵達金牌半山，金牌遊擊楊金寶（生卒不詳）率領清兵在山坳



閩省城南門外之地圖 縱32，橫33.5公分 故機1300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本圖即潘炳年參劾張佩綸、何如璋奏摺之附圖，記載馬江之役期間張何兩人逃避的地點位置。

埋伏固守，盡力抵禦。清兵用槍擊斃法軍數十人。接著，法兵退回船上。從是夜至初九日，法艦八艘持續開炮攻擊長門、金牌一帶，金牌炮臺和瑯頭營壘都被擊毀，長門炮臺也遭到創傷。當時，清軍炮臺炮門全部都是向外側的，法艦從炮臺上游加以攻擊，清軍炮臺大炮難以還擊，所以遭到擊毀或創傷。

初八、初九兩日，法艦先後駛出閩江口。

戰時官員情形

初三日開戰時，駐在船政局的福建海疆大臣張佩綸、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兩人一聽到砲聲，便經由後山逃遁。張佩綸抵達馬尾二十餘里的鼓山，鄉人拒絕收容他。張佩綸藏在禪寺中。次日，張佩綸逃往鼓山後面的彭田鄉。

何如璋首先逃往快安鄉（馬尾西北）施氏祠。鄉人焚燒祠堂驅趕他。深夜，何如璋前往福州南臺洋行投宿。初五日，何如璋進入福州城，

百姓說何如璋不指示戰期，何如璋所到之處，百姓鼓噪驅趕他。初七日，何如璋狼狽出城，前往彭田依託張佩綸。張佩綸怕法軍跟隨他的蹤跡而找到自己，於是騙何如璋返回船政局。直到獲知法艦攻打長門，即將駛出閩江口，張佩綸才返回船政局。

當時，閩浙總督何璟和福建巡撫張兆棟則一直駐守福州。

戰後賞罰

八月，清廷以馬尾之役，駐守船政局一帶的提督黃超群、道員方勳、都司陸桂山以及駐守長門的副將洪永安，作戰有功，而下令授予黃超群「以提督遇缺題奏，並賞穿黃馬褂」；方勳「以道員遇缺題奏，並賞給達春巴圖魯名號」；陸桂山「以遊擊儘先升用，並賞給捷勇巴圖魯名號」；洪永安「以總兵記名簡放，並賞給綢緞額巴圖魯名號」。

同月，清廷以閩浙總督何璟平時「防守事宜漫無布置」，戰時「又未

能速籌援救」；船政大臣何如璋「畏葸無能」；福建巡撫張兆棟「一籌莫展」，而下令將三人革職。同月，清廷又下令將死節的參將高騰雲照總兵例議卹；賞給五品軍功陳英都司銜，照都司陣亡例議卹；王連照五品官陣亡例議卹；守備許壽山、葉琛及五品軍功林森林都從優議卹。

早在光緒九年冬至光緒十年春的北圻，廣西巡撫唐炯、雲南巡撫徐延旭措施失當，清軍大敗。而唐炯、徐延旭是張佩綸所推薦的。光緒十年十二月，清廷以張佩綸薦舉唐、徐兩人不當以及馬尾之役「調度乖方」，而將張佩綸革職。同月，清廷又以張佩綸等聞警逃竄，並虛報戰功，而將張佩綸、何如璋兩人「發往軍臺効力贖罪」。同時，清廷又以是役提督黃超群等所屬士兵有逃遁的，並發生搶掠事件，可見「紀律不嚴」，而下令將黃超群「撤去黃馬褂」，方勳「撤銷勇號」。清廷又以張成「不竭力抵禦，竟敢棄船潛逃」，而下令將他處死。

結語

馬尾之戰，法軍大獲全勝，清朝福建海軍全軍覆沒，新式艦艇十一艘全部沉沒，傷亡三千餘人。法軍傷亡三十餘人，兩艘魚雷艇重傷，數艘軍艦輕傷。清軍戰敗的原因是：一、清廷和戰不定，張佩綸、何如璋、張成等前方將帥怯懦無能，既不敢搶先攻擊，又無應戰計畫。二、清軍艦隊的總噸位、防護力、重砲數量、火炮威力等都不如法軍。如法軍有機關砲、魚雷艇，而清艦沒有。三、法艦乘中午退潮時展開攻擊。當時清艦用船首繩錨停泊，退潮時船首朝向上游，無法立即用船首較大口徑的主砲還擊。若干戰艦未及起錨，就被擊沉或受到重傷。四、清軍訓練不佳。如清艦福星號射擊時砲彈越過法艦上頭，振威號及岸上炮臺的許多清兵逃遁。

馬尾之戰，是中國國恥史中的一頁；但中法戰爭的刺激，終於產生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。

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退休研究員